

大漠里的坚守

徐 剑

时有沙狐出没。偶然因他的走动，惊起一只只波斑鸫，拍着翅膀飞翔的响动，划破了夜幕的寂静。

最苦的还是夏天，地表温度陡升至七十摄氏度，房间里开着空调都无法入睡。许多人受不了，调走了，雷本军却坚持了下来。或许是因为父亲的缘故，后来，他还考取了安全工程师的资格。

雷本军说，因为少年丧父，母子相依为命，他对家庭婚姻充满了无限期待，特别渴望有一个稳定的家。他至今都不能原谅自己的事，是爱人怀着儿子时，正值冬天，爱人挺着大肚子，傍晚下班回家，走出职工医院大门时，“咣当”摔了一跤，差点流了产，让雷本军愧疚不已。二十年来，每逢回塔西南轮休，雷本军将家里的活全包了，买菜、做饭、涮锅、洗碗，全不让爱人沾手，算是对她的一种补偿。

天亮了。雷本军巡完最后一公里，坐着大卡车，驶下麻扎塔格山。从车窗远眺，朝阳将沙漠燃成一片红海。

二

离天黑还早呢，中秋的白月亮却在喀喇昆仑上若隐若现。

盖志如早早提了一把折叠椅，放在板房门前，坐着石油公司工会演出队装台。十几个演员在忙着化妆，布景和场地很大，大漠明月，观众却只有他一个，再加上两只狗、一只猫。

昨天和田河采油采气作业区打来电话，说工会演出队要来慰问玛东3井。盖志如说工友轮白班，只有他一个观众，这场戏咋看啊？

照演不误，采油采气作业区领导说，一个人也要演，就是唱给你看的，好好观赏。

盖志如的眼泪涌了出来。玛东3井，位置非常偏。六间集装箱板房，一口采气井，一套架在半空的输气设备，两只狗、一只猫，被长方形的铁栏围着，构成了他们的世界。

盖志如来到这里已经两年了。两年前的某天傍晚，采区班长找到他，说志如啊，你熟悉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脾气，带上一个工友到玛东3井当值吧，一定要守好了，不能出丝毫的纰漏。

盖志如说，请放心，我是老职工，人在井就在。

盖志如走出和田河宿舍，山东大汉的身躯，将大门遮了一大半。那一年，他已五十有三，虽在库车长大，老家却在山东，跟着父母学了一口山东话。

第二天，他与工友苟建华来到玛东3井。从车中搬下行李，等车子绝尘而去，盖志如环顾四周，觉得自己和工友仿佛被送到月球上来了，四周是彻骨的荒凉，数百公里内没有人烟。采气区被铁栏围成一个长方形，东西南北不过四百米，油井直对那间值班的小板房。他的后边，一前一后，跟着两只狗，而一只猫则远远地蹲在食堂窗台上，望着新来的主人。

三

秋里塔格山就在前方，黄少英叫司机停车，说不能再往前开了，就在这里下车，我们从北边进山，步行过去。

此时，天空晴朗，阳光灿烂。九个人下车后，两名司机驾车绝尘而去。这是南疆夏天的早晨，黄少英带了构造室八个人准备翻越秋里塔格山，这可是连鸟儿都飞不过去的高山。可是，地球物理专业出身的黄少英执意要翻越过去。他与司机约好了，晚上到山那一边接他们一行。

沿着沟底而行，一直朝前走，南边横亘着一排山，翻过去，就可以下山了。可是这排山都是五六十米高的绝壁，无路可攀，下边又是一个水塘子，将路阻断了。他们好不容易过了水塘，却没有爬山的绳子。彼时已经是下午5点半了，手机没有信号，按照约定，晚上10点之前，必须给单位报平安的。无可奈何，只好往下撤，沿路返回，再沿着河谷往下走。雪来云拥，天气冷极了，又走了六个小时，已经到了晚上11点，才走回下车处，终于有信号了，赶紧向单位报了一个平安。

悻悻而归，黄少英有一种挫败感。但是，他决定，下次再来，带着绳子来！过了三年，他与外国专家合作，决心走另一条道，从南边往北走，翻越秋里塔格山。可是，当他们进入中间河谷地带，本来晴空万里的天气，突然间乌云翻滚，又是风又是雨又是冰雪，再次把他们给逼回来了。

从北向南，抑或从南向北，都没有穿越秋里塔格山，黄少英饮憾而归。为何要一而再、再而三地翻越秋里



他在一线工作的时间，每年都在两百天以上。在玛东3井的经历，他从未与家人讲过半句，他觉得一个塔克拉玛干沙漠的石油人，应该将万里黄沙挡在家门外边。

当初，刚到玛东3井时，家里有个急事要打电话，他得跑到室外，站在高高的沙丘上找信号。现在条件好了，信号、网速都很好。盖志如说，油田领导对玛东3井很关心，每周都会派人送肉、蔬菜、水果及其他食物过来。领导也经常来这里慰问。如果重新选择，他应该还会选择在这里工作。

那天，台上的女歌手唱了什么，盖志如已经不记得了。他只记得歌手的眼睛里噙着泪花。女歌手唱完，麦西来甫的胡琴声就响起了，欢快的旋律中，一个独舞演员登了场，那旋律、那音乐、那舞姿，都是盖志如从小就熟悉的。听着熟悉的旋律，他的眼睛湿润了。但是，男儿有泪不轻弹。为了谁？为了南疆人民，为了国家，为了大漠月圆，还为了那片金色的胡杨林。

听说，再过一个月，玛东3井将改为自动化无人值守，在这黄沙深处的孤独坚守，将永远成为历史……

塔格山？我问黄少英。

因为秋里塔格山和北边的克拉苏构造带是库车坳陷盐构造发育的主要地区。它们的露头点都可写进教科书。那里各种盐上层的构造变形样式都有，是研究盐下层变形的基础，是库车盐相关构造理论研究的起点。

盐相关构造理论？我问。是的。黄少英说，我们坚信，库车的盐相关构造是最具典型性的，油气就藏在盐下成排成带的构造里。

哦！我对眼前这位年轻的地质学家有点刮目相看。你们关于这盐相关构造的研究，取得了什么成果？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坐在对面的黄少英个子并不高，老家在广西田东县那拔镇坝平村，从小读书就争气。后来考上北京的著名学府，从本科念到博士。2004年，他博士毕业时，恰逢塔里木油田到北京招人。那一年，塔里木油田招了两位青年博士和几名硕士研究生，黄少英是其中之一。

黄少英还不是一个人来，他是夫妻双双入南疆。彼时，库车的石油勘探遇到难题，仍以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外国科学家提出的断层褶皱理论找油。按这个理论，找到背斜，就等于找到了油。可是，实际情况并不乐观，库车的石油勘探遇到了巨大挑战。黄少英在废井基地跑了三年，经过认真研究，向技术专家们建议，可否用“盐相关构造理论”找油，并请来有关专家赴南疆联合考察研究，在库车等地展开勘探。2008年，克深2井开钻，次年获得成功，黄少英功不可没。

在黄少英的眼里，塔克拉玛干沙漠是中国地质的百科全书，他立志要在四十岁前，徒步考察塔克拉玛干沙漠。

我问他，大漠中迷过路、遇过险吗？有惊无险。黄少英淡然地说，现在通信手段很先进，不大可能在大漠中迷路。环漠地质考察，最让人担惊受怕的是天气。出发前，还是晴空万里，走着走着，天气就变了，一阵云来，一片雨过，河谷洪水陡涨，野马般从峡谷中冲出，一个躲闪不及，就可能被卷走……

我还关心喀喇昆仑山下的柯克亚，就问他，那里还有油吗？

有油！黄少英坚定地回答，它可能藏得有点深。塔西南的盆地，属于低洼地带，在石炭纪、二叠纪产生了油层。这几年我们一直在做柯克亚昆仑山的勘探，昆探1井已经打了七千米了，到了目的层，有比较好的显示，有气喷，后边还会有好的显示。

正是凭着对塔里木盆地的行走踏勘，2020年，年近不惑的黄少英获得“黄汲清青年地质科学技术奖”。两年一次的评奖，每次获奖人数不超过十五名。

没有想过离开？我问。没有。黄少英摇了摇头。

为什么？没有机会吗？机会多多，很多企业挖我，甚至国内一流的大学也挖我。黄少英平静地说，可是，塔克拉玛干沙漠是中国地质百科全书啊，搞地质的人，都会被它迷住的。这样好的平台，我怎么会放弃？

窗外，漠北的早樱开了。而到了秋天，叶尔羌河、塔里木河，又将是一片金色的胡杨……

图①为大漠胡杨。黄军摄
图②为玛东3井。黄旻摄
图③为雷本军(右)在工作中。贾文杰摄
制图:张丹峰



诗意的庆云

刘月新

上世纪80年代初，为求学方便，我从河北盐山农村来到山东庆云，那时我才十几岁。读中学，考大学，毕业后我又分回庆云工作。

庆云是一座年轻的城，上世纪60年代中期由河北境内划入山东，那时候我还没有出生。庆云又是一座古老的城。庆云县境，夏属兖州，周属齐国，隋开皇六年设县，那时候还不叫庆云，叫无棣。

1965年那次行政区划变动，以漳卫新河为界，河北以北归河北，河以南属山东。庆云县城向南平移9公里迁入山东，平地起城。新建县城依然叫庆云，河北的老庆云县变成了盐山县庆云镇。

听老人讲，新县城选址位于四个自然村的中间地带，整个县城都被枣树包围。尤其是城北有棵1700多岁的“唐枣树”，阅尽沧桑仍很茂盛。县城建成后，我老家的人习惯称庆云为“新县”。后来我悟出个中缘由：它确实是新建的县城，再就是区别于迁县前河北的老庆云县城。

上小学时，放了秋假，母亲用自行车载着我到新县赶集。来到县城，买过、吃过什么，我已记不清了，但百货商店、供销社、饭店、照相馆这些高大的建筑，气派的门楼，还有宽阔的街道，却让我眼界大开，至今都还记得。临街建筑的院中院后、路边池旁、空旷的平地上，长着很多枣树，有的从院墙上探出一条枝，有的干脆躲在房后。一树一树的小枣像玛瑙石红里透亮，低处枝上的，随着风摇曳轻轻摆动，伸头过去就能叨到一颗。

毕业后，我回到庆云，迎接我的是一座小而朴素的城，小时候的新鲜感已经荡然无存了。当时城里最大的一座楼，是位于县城中心的二层楼“贸易中心”。最长的一条街，是县城的中心街，一头连着田地，一头连着民房。205国道穿城而过，南方或胶东的人经过此地去北京时，常互相提醒：快进庆云县城时，赶紧点刹车，否则你就出县城了。

3年后，我调任县委宣传部工作。县委大院的西南隅，有两排几百岁的老枣树，它们用油油的绿、醇厚的香、深艳的红和满口生津的甜，撩拨着人们的感官。工作生活在枣树的世界里，我有时觉得，枣树完全称得上庆云的“县树”。因为，枣树在此地已有2000多年的栽培史。《县志》记载，早在公元前69年一前66年，庆云县境地属渤海郡，郡太守龚遂劝民卖刀买牛，勤事农桑，规定邑民必植枣树。后来朝代更迭，枣树则越种越多。

这一带的枣树是金丝小枣树，耐干旱、抗盐碱、寿命长，百姓称它“铁杆庄稼”。枣树可成林，可间作，收入多，又美观，自古就有“六月荷花连水碧，千家小枣射云红”的赞词。我喜欢枣树，下乡采访三句话不离枣树，常轰动乡亲们多栽枣树。

待得时间长了，我发现庆云人灵活又务实。在新千年前夕，县里用几年时间就建起20多个专业批发市场，吸引了很多地方的客商前来生产经营。因为此地处在两省、三市之间，还有一支几万人的销售大军。

早在上世纪60年代，这里就有农民下关东磨剪子抢菜刀，顺便把针头线

脑之类的小百货带上，很受当地人欢迎。“货郎”们尝到了甜头，带去的百货越来越多，种类越来越齐全，队伍也一天天壮大，到县里建专业批发市场时，庆云的“货郎”队伍已很具规模。

几万人的销售队伍把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源源不断带回庆云，再把庆云的特色商品销往各地。庆云很快成了一座商业气息浓厚的新兴城。这些销售人员打出的口号是“爱我庆云，我就是庆云”。

在县城北海公园，有座高大的汉白玉雕像栩栩如生——雕像左手捻须，右手握卷，目光深邃，眺望远方。他是李之仪，写“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的著名词人，庆云人。“他”的耸立和远眺，不知激发了多少人的诗情。2018年秋天的“李之仪诗会”，让各地的诗人作家集聚于此，为那首脍炙人口的“名词”寻根溯源，为才情词人树碑立传。李之仪和“诗歌节”赋予了庆云更浪漫、更恒久的诗意。

马颊河、德惠新河、漳卫新河三条河流波光潋滟。漳卫新河把新、老庆云分开，却隔不断根脉相连的文化。马颊河与德惠新河似同胞姊妹在南郊亲密牵手，形成“两河三堤”风景区。春天，油菜花、樱花、海棠花、牡丹花、丁香、紫荆等数条花带在数十里河蜿蜒绽放，把花、香、美源源不断地分赠给来这里游玩的人们。周末，我陪早已进城的父母去赏花游玩，父母每每感慨，庆云的变化可真大，一天一个样。

如今的庆云县城，宽敞的街道纵横交错，办公区、生活区高楼林立。小型公园、边角绿地遍布城区，梧桐、白蜡、栾树、银杏、合欢、海棠等联袂充当护路天使。年轻的庆云，诗意的庆云，我已经把我的根扎在了这里……



大地